

吴镇东◎著

围龙梦



吴镇东◎著

围龙梦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围龙梦 / 吴镇东 著. 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6.4

(新视野文丛之一)

ISBN 7-5059-4423-1

I. 围… I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65303 号

书 名	围龙梦(新视野文丛之一)
作 者	吴镇东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郭 峰
责任印制	郭 峰
印 刷	北京图文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66.32 千字
印 张	6.875
版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3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423-1/I·3447
定 价	1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内容提要

马仕发一心想把屋子建成个大围龙屋，以显示家族的团结和兴旺，在眼前，他就依靠着三个儿子。由于情况变化，儿子都不愿意在屋后围接做，虽然他一再强调儿子，他自己也积极行动做，做了一些，但儿子还是在外面另做或买了房子，在那里成家。他的长子做生意做到广州去，在那里购房。接他出去住，虽不很愿意也去了。由于住不惯，又走回家去。以后他病了。转在广州医治。他在病重时做了一个梦，建成了个很大、很兴旺的围龙屋。当他醒来时，没有了，叹了口气。

目 录

Contents

1	第 一 章	好屋地
7	第 二 章	新开张
14	第 三 章	谈 恋
27	第 四 章	循旧做房
38	第 五 章	做好事
47	第 六 章	拉亲未成
53	第 七 章	城里买地
66	第 八 章	上桩线
73	第 九 章	引发不安
82	第 十 章	改变主意
89	第十一章	勉强参加
100	第十二章	借因胜利
110	第十三章	求情游
122	第十四章	意外买房
136	第十五章	想法续建

144	第十六章	去城市住
154	第十七章	一切感新鲜
167	第十八章	迷 路
174	第十九章	返回家
182	第二十章	患病住院
192	第二十一章	扫花台
200	第二十二章	转治广州
207	第二十三章	围龙梦

第一章 好屋地

早饭后，马仕发走进房子，捧起放桌上切好的烟丝，两手揉磨着，装进铁盒里。把托放的报纸收扎好，又收拈切刀和条凳。拿了靠桌角的竹烟筒，拈烟入抽。烟筒靠在桌上，悠悠的抽放，想着家族发展的事。

他走出院子，看向前面的村庄，在垵中、山边和上下，有五六个围龙屋，人气旺盛，最大的是垵中简屋的。他很倾慕、眼馋，抽烟也忘了。转过身，看自己的上下堂瓦屋，是三合土春成，雅致、坚固的，桁桷雕龙画凤。是公公和爸爸的手里做的，至今还不怎么褪色。有人说是殷实人家做的。屋是坐北向南，背后有狮头山，冬天北风吹不来，很暖和；到夏天，由于前面开阳，吹南风，就很凉爽。真是风水宝地。现在就要把它做大，后面做成一层层围间，世世代代，也是父母的嘱说和希望。在眼下，就是要靠着三个儿子。

他走到屋侧坪上，心里度量那搬平的地，可围做三层房间吧？一个儿子一围层，以后要做的，就他自己再外搬了。他又上去，从外边向屋用脚步度量，嘴里数着，共二十四步，是够的，包括走道。马友山走上说：“你在计划什么？做围屋了？”马仕发笑说：“规划一下，儿子有这么大了，屋还是要做的。”马友

山说：“你的三个儿子有办法，做这会容易，怎么安排呢？”马仕发告诉说：“我想一个儿子做一个围层，你看如何？”马友山说：“那当然好，间方多一点，住阔点有什么不好？”马仕发说：“是先这样规划着，要做也要很多钱的。”马友山说：“一步步来，有钱时就做一些。”

他望着后面的山，向屋后走去，看妻子甘荣芳在后面花台坐着绣花，问她说：“你这样坐着不热吗？”妻子说：“坐晒久了有点热，有顶草帽戴是好，又懒得去拿。”马仕发笑说：“要我拿吗？”妻子说：“你有这么勤手是好。”他跳下从侧门进去，拿出说：“运喜这顶没戴去，就这顶好，大些。”她头侧向他，马仕发轻轻为她戴上，又按了一下。妻子问他：“你的药材没好卖了？”马仕发说：“党参、附子、熟地几种都还不干，还要晒的。”

他退在妻子的身后，看她绣花，手轻快、灵巧，绣的鸳鸯、荷花、蜻蜓，栩栩如生，问她：“你说没有丝线了，现在又哪里搞了有？”妻子说：“绣这中间这朵大的荷花，本要基本用深红色的，那色没有了，现在又看用淡红色的也可，就用那种丝线了。如在针织厂领绣的，就不用那么急，以后有了那丝线时再绣，但这是为上坝的石袖珍绣的，她说过几天就要结婚了，急着要绣给她。她的绣枕也不同，是一位画家为她设计的，那么长，两人共。一张画总不能裁成两半，长得使人眼花缭乱，又有山水、深浅，以往少绣的，时间又更花得多。”马仕发思量她说：“以后不要去领绣了，年纪高些，眼珠也差些了，生活又不是苦。”妻子叹了下说：“没一点事情做，又感到闲着没意思，做起来，又老是想着它，急着要做完，又感到辛苦。”马仕发说：“有人送上来就绣一绣，不要到厂里去领了。”

他走到花台的中间，立着身子，仰着向上看，嘴里喃喃说

着。妻子问他：“你这样做什么？”马仕发笑说：“你看我们的龙脉、狮头山多好？狮从顶上弯身威武而下，上顶又一尾翘起，下到近处一个高起，两个墩像两个耳，又两片分开，一长一短，是狮嘴的上下颚，我们的屋就做在中间下一点，这就是狮形，恶的，也就是有风水的。”妻子笑说：“这是你自己看像的，山是自然生成。”马仕发说：“听我的爸爸说以往很多人想这地，最后给我的公公争赢了，就这里做屋。现在我们的任务，三个儿子的任务，就是要把屋再做大，做成个大围龙屋。”妻子也欢喜说：“那当然好，望儿子能好好地做。”

他从侧门走进上厅，立在厅中，前正面半墙上是横过的先人桥，立有好些牌位。两边墙上是对联。一副向对；有五副，中间的最长，两边的渐短，还是公公手里写的，到现在有上三十年了，还不怎么褪色，对孩子也教育得好，不会去扯烂，看中间那对是：

河清幽公拓发岭南新天地

祖屋围龙兴展原城狮头山

有“祖屋围龙”，说明我们传统住的是围龙屋，祖公说定了的。他听儿子在外面同人说话，叫说：“运明，你进来。”他答一声，进来了，问说：“爸，有什么事？”爸爸指问说：“这对联你会解吗？”运明认真看，看左边又看右边，说：“爸，我不会解。”爸爸不高兴说：“不会解？我平时都对你说，你要好好看读，这些祖公写下的对子，要记住的。”运明为难说：“看是看了，不会解的，更看也不会的。”爸爸鼓着声说：“你不会解，我讲你听，这边这中间的，是说我们的祖先幽公从河清地方，转战迁徙南移，到了粤，也就是广东，辛苦开发，在粤北，人丁兴

旺，开了一片天地。这边这条长的，是说我们的祖屋是围龙屋，也就是先做了上下堂，有的是三堂的，以后就一围围做起来，越做越大，显家族的团结和兴旺。以后你们就要这样做，现在公公和爸爸已做好了上下堂，你们兄弟就要接做下去，围成一围围的，成个大围龙屋。”运明答说：“好，会做，问题是现在他们很多不这样做了，要做成一个个独屋，说比较好住，养头牲口也比较方便。”爸爸睁大眼说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现在的青年人也没那么听话了，运明说：“也要照点他们如何做的。”爸爸大声说：“什么‘照点’了？”

甘荣芳从后门咯咯脚步声进来，问说：“你们两子爸又做什么？”他们都站着不说，甘荣芳说：“都是你老头子不好，又迫他听你的什么？”运明说：“他说以后要做大围龙屋，我说了些不同的意见。”马仕发骂妻子说：“你也反对我了，不顾传统，忘记祖宗了。”

他鼓着气，慢慢出大门，见屋侧的井盘脏了，拿了瓦檐下的苗竹扫帚，上去扫。扫向外侧，干净了，又拿井桶打水冲，听斗方门外有桶吊响，听看，是下山角的秀嫂上来担水，笑问说：“又做好事了？”秀嫂直说：“是梅娇的事，蒸点酒。”看她的身子欠壮说：“要我帮你打吗？粘手了。”秀嫂谢说：“担你的好水，又要你打！”马仕发说：“我还是有点力的，井深，桶又有这么大。”秀嫂笑说：“哪好意思，年纪高的为年纪轻的打水。”她接过小铁桶，两手熟巧的把绳子伸下去，马仕发看她这么能，就没有再说了。她打了水，用两桶吊一搭，就担着走了。马仕发看她，人是瘦削，还是担得自如，不觉重的。他这井水是好，好些人蒸酒都到他那里担，说那里担的水，酿的酒特别鲜甜。这井是与其屋子同龄，也挖了三十多年了，井盘原是花岗岩石的，由于时间久有损坏，以后就上面铺一层水泥。井围唇是原来的，是

花岗岩石的，虽然边唇有些缺损，但很厚，没有换它。井口大小刚好，里面的井身是用岩石围砌起的，只是自己一家人用，很清洁，洗衣服都到下面的溪中去。

他走到半月形的塘堤上，要看塘中还有无小浮藻，鱼要吃的，是少了，只那角边一点，要去满坑买一些。塘中的鱼阵阵，有红红的。这个塘也是屋做后不久挖的，下面全用石铺了，塘水很清。每年春天放鱼苗，一年一节就那里抓，平时要吃也可，是很自足了。现在又有不同了，市场上很多鱼卖，不但本地产的，外地运来的也很多，又便宜，本不很需要塘里放了，但仍放着，有个塘总不能让它空着。

甘荣芳洗了一面盆衣服，端在后面的花台上去晒，把一件件抓好袖，串在竹篙上，忽然见身边的日头没有了，天色暗起来，看样要落水了，运生爸在外面坪上晒着药材，不知他在不在，一种种零碎难收的，大声说：“运生爸，要落水了，你晒的药材要收了。”没有回答，是不是走了？她快把还两件未晒的衣服串晒好，衣服湿的，下雨也不怕，不然就挂在瓦檐下去，就面盆也没拿，走出去看了。

到巷口，见他拿竹耙耙附子，问他说：“天要落水了，不收吗？”马仕发看天空说：“可能不会落，有也是过云水，你看，云吹向那边，这头顶上渐渐的空白了。”甘荣芳说：“水一来，你就收不待，何必去搏那点时间？”马仕发说：“不会的。我在每种旁边都放了一个箩或托，看水差不多来了，就一拦一扫，就收好了，就滴几滴水也问题不大。现在虽然没日头，但风吹也会干的，耙散一点。我这个水泥坪就是好，晒东西很容易干。屋地高岗，不潮湿，吃水又方便。”

他听下面“吭”一声单车响，转过身看，是大儿子运生回来了。他走上坪说：“妈，我回来拿点钱，要去新华书店出书。”

妈妈问说：“你的书摊收起吗？”运生说：“没有，托隔店的小梅看看。”他看天色暗，爸爸不收药材说：“爸，听昨天晚上天气预报，今天有雨。”爸爸说：“博它不准，或在别的地方下了。”

第二章 新开张

运生去书店出书，端出两包选好的，放在已缚有两支木条的单车尾上，上下叠着。他拿了放前面车篮的缚带，左右两条平行缚了，对两位职工说：“辛苦你们了，很感谢。”小姐谦说：“不，我们应该做的，祝你生意好。”运生一脚跨上车，坐上去，另一脚推走几步，小姐后面帮推了，就骑着走了。

转过中和街，他就远望着他的书摊了。没有人买，空挡摆着，不见小梅，看她的服装店，也不见她在骑楼处。他紧着骑去，穿走少行人的，到书摊前下车，用力架起单车。小梅听车响，忙走出说：“你回来了，出了那么多书，我帮你下。”运生取缚带，她就帮着扛到书摊背去，当扛第二包时，小梅问说：“要取脱卖了吗？”运生说：“还不卖，先下面放着。你要看书吗？我可取脱给你挑。”小梅摇手说：“不要，没时间看，卖货看书，我的妈妈会骂的。”运生把两块火砖平放，把二包书放在上面去。

小梅想起了说：“是了，我为你卖了三本书，我去把钱拿给你。”运生笑说：“那么紧吗？”一刻，她拿来了说：“共卖了十九元。《镜花缘》一本十一元；《金山文艺》一本四元；《云开文学》一本四元。”又略算了，交给他。运生接过，又拿出点钱

说：“这样劳你，要给点酬劳吧？”小梅摇手笑说：“真是呢，以往我搭你看店，又怎么样？我倒要赔你了。”运生笑了，把钱收起了。

他匀摆书摊上的书，看能否再摆一些，老的也还有没摆的，他向着一边移时，听妹妹走来叫：“哥哥，你出书回来了？”运生直起腰说：“才回来，你出来做什么？”英珍说：“妈妈说我来帮你看书摊，你去出书了。”运生没答，又摆着书。她看了他的书摊，摆的仍是原来的那些书，问：“你出的书在哪里？”运生说：“在那下面放着，还没摆出来。”英珍问说：“要我帮你摆吗？”运生说：“不用，现在书摊还匀不出，也还没那心事。”英珍说：“我走了。”运生又急说：“还不要走，还要为我看书摊，我还要走。”英珍说：“你去哪里？”运生说：“刚才我回时，看下面的松兴街，有个铁屋店要卖的，下去问一问，如好，把它买来。”英珍很希望说：“好，你去，我会看着。”他骑上车去了。

去到那条街，在那铁屋店前停下，站着看，还是新，这位置也好，是在巷口的窝角处，不妨碍交通，不碍人，又对着攘攘的街路。里面卖货的店主，看他在看，走出门口问说：“要买铁屋店吗？还很新的。”运生答说：“看一看。”他又走近门看他的里面，看上面和伸出去摆的板位，问说：“多少钱？”他说：“六百元。我做了一千三，还用不了三年，我只因要和妻子去西关做生意，不然我不卖的。”运生问：“办有证的吗？”他指说：“你看，上面挂的。”运生问：“如同你买，证要重新办，还是你的转过来就可？”他说：“这不清楚。就要重新办也不难，我的取消，你的接上去。”运生说：“我再考虑。”

他赶着回家去，这要对爸妈说，征求他们的意见。上门台阶，见妈妈在上厅抹桌子，即对她说：“妈，我发现在松兴街，

有一个铁屋店卖的，我想把它买来。”妈妈想起儿子摆摊辛苦，即同意说：“好呀，买来，有铁屋店，就有个落脚处，不用搬来搬去，被人赶，就大风大雨也不怕了。”运生说：“他说六百元，那条街还是攘的，就在巷口的一个弯角处。有个定点，书也会比较好卖。”马仕发听了走出问：“在哪地方？”运生说给他听。他懂得那地方攘的，不过问：“买了是不是就那地方卖，不搬走？如要搬，就要考虑，这要同他说清楚。”运生说：“我会同他说。一般都不搬的，有这么大，怎么搬呢？”马仕发说：“是那样也要说清楚。”运生说：“他办有营业执照的，如他的不能转过来，可自己再办。”妈妈催他说：“你快去买，够钱吗？”运生说够，进他的房子去了。

进了城，又转到中和街去，要把这事对妹妹说。她正拿书卖给人。走前下车说：“我去看了那铁屋店，还可以。六百元。我又回家去对爸妈说了，爸妈都同意，现在我就去买。”英珍说：“我走不了，如走得了，我同你一起去。”他走过隔间店叫说：“小梅！”她走出问说：“有什么事？”运生征求说：“你能不能帮我再看一看书摊？我和妹妹要到下面去看一件东西。”她很同意说：“好呀，你尽管去，我会为你看着，一也看二也看的。”他们去了。

将到时，运生说：“就巷口边的那个，贴着‘出卖’的。”英珍看去，也还大，白亮，不怎么生锈，就随哥哥走去。运生走前，看了里面说：“就那个价钱吗？”店主说：“我这个是用白铝片钉的，不会生锈，我的又比他们做的阔大一些，因我的这地方较阔。这里放一张桌，这个板铺打出去，货面台就阔了。这里面，还一块半床板阔，可睡人。要开门营业时，这下面一半板推出当卖货台，上半撑起当挡板，就下雨什么都不怕了。”运生心里中意说：“我买了不搬走的，就这里卖的。”他说：“定然，

不说买了我这个铁屋店，就买了这个地方也值得，现在你在城里看一看，哪里有比这地方好的？大家都可经商时，争攘的地方，就见缝插针，想出了做小巧的铁屋店，这店夜里安全，不易被人偷。我也先下手，就占了这地方。”英珍笑问：“这里做生意好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好了，我卖这些糖果、水果，很多人买，我的货是很新鲜的，轮转非常快，采的货一下就卖了。”运生说：“我想买来卖书，卖杂志，你说可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好了，到处都有看书人，也到处有买书人的，攘的地方又更多。”运生问：“你贵姓？”他说：“我叫李定初，家在背后的三合街。”运生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，家在哪里。运生看他还这么多货卖着，问说：“如我同你买，店子什么时候能给我？”李定初说：“现在就可给你，我的货可转给人家卖。”他的爸爸说：“要过三几天后，这些货要处理，有些要搬回去的。”运生说可。李定初说：“如你买，要先交点定头钱。”运生问：“要交多少？”李定初想了说：“二百吧？”运生想，道理不很充足，但交了也有好处，使他不会再卖，说：“好，先交二百，其余的交店时交清。”他就拿出算给他，问说：“我什么时候到回来？”李定初说：“后天上午九点，那时把店给你。”运生说可。

铁屋店买成了，要把书从中和街搬下来，他向熟人借了一辆板车，在街中咕噜拖上去，到那街的钟伯的店门口停住，叫说：“钟伯，我的书要搬下去卖了，在松兴街，我买了个铁屋店。”钟伯停手车衣说：“好呢，有个店子，就比较安定了，祝贺你。”他起身进去，帮他扳开大门，运生说：“钟伯，不用你，我自己会来。”他就将木托箱装着的书，一托托端到板车上去，一共端了六托，前后摆两行，又靠前一点车头，把后面的车厢板鞘起。钟伯看说：“你一个人拉辛苦。”他就大声叫儿子说：“金达，你帮运生哥，把他的书运到松兴街去。”运生谢说不用。金达热

情走出说：“你的书要运走了？运到哪里去？”运生告诉他，他恭喜说：“好呢，祝你的生意更兴隆，我帮你运去。”运生说：“钟伯，这么久在你这里放，很关心了，麻烦你，很感谢。”钟伯说：“这没相干的，有地方呢。”运生走在板车前，用力抓起两个车手把，倾身拖着走了，是重的，金达在后面推。

英珍已帮哥哥把铁屋店抹洗干净，很白亮。见哥哥运书来了，欢喜出去迎。运生在门口停住，额上冒出汗珠。英珍手抓着靠上托的边唇，运生和她扛进去了；金达力大，自己端一托进去。端完，他站内转看铁屋店说：“好呢，小巧实用，自己一个天地，做生意很好，也可寄脚住人。”运生说：“寄住睡一人是可。这下面伸出的是摆货，上面的就用作挡板了。”他又转过身说：“好，这地方又闹市。”运生拿了一张凳子放在门口说：“你坐一坐，我到后面店去拿开水，泡点茶饮。”金达没坐说：“不饮了，不渴，这么近的。”运生谢说：“就辛苦你了，以后多来坐。看有什么好书，你尽管拿去看。”他又退走两步说：“上面写个店名不是好了？叫什么书店。”运生笑说：“需要吗？这么小的。”他走了，运生送了他。

要把书摆出去卖了，这小店头不用搞什么开张仪式的，运生对妹妹说：“你帮我书摆出去，这三托书比较大本的，是通俗的打工文学，摆在外面去，这三托是正式书，摆在靠内面，各占一半位置左右。如有多，大本的打工文学，就夹在这内壁线上；小本的书叠放在这桌的两头。”运生端起一托，转到外面去，放在地上说：“你就拿了一本本横摆上去，一样大本的，这些都是按书摊摆的收起的，拿了就可顺着摆，一种一本。”英珍拿了一叠，放在摊板上，按哥哥说的占一半位置，就摆起来，嘴里念着：“《山明文学》、《项荣文学》、《家山文艺》、《雄江文学》、《春天》、《天涯艺苑》、《上江文艺》。”她的嘴念倦了，不念了，